



趣味

牧童

赵染斤

童年许多快乐时光，多与路边的杂草、池边的水草、荒坡的巴根草等有关。江南地区，草资源十分丰厚，它们远离功利性、雕琢性、工具性、操纵性，其命运虽自生自灭，却是大自然赐给我童年最美好的礼物之一。

家乡卧于江南丘陵山区，气候独特，各种各样的杂草虽无人培育、管护，生命力却极其顽强。春风轻拂，房前屋后，路边乱石缝里的小草便探出头来，尽情伸展着细小的嫩叶，它们不畏胜过严冬的春寒，渐渐连成一条绿线，有些小草还绽放出一朵白色或黄色的小花。它们虽没玫瑰的调姿弄影、妩媚艳丽，却芊绵蕃茂、横逸斜出；虽无金桂的芳芬馥郁、香泽四邻，却幽冽如缕、爽人肺腑。更重要的是，山里的草从不因人、畜任意践踏而恼怒拒绝绵延后代，它们年复一年免费为山里人服务，以至于当时山里人房上盖的、锅洞烧的、床上垫的、头上戴的、脚下穿的等都离不开，更不用说大大小小的牲口肚子都是靠草撑饱的。草对乡下人的贡献还远不止于此，乡下人身上长了疮、结了个疤或被虫咬被火灼，便立即想到草药，那些作药的草任凭刀削锤击，它粉身碎骨地报答着赏识它的人们。更让人想不到的还有，对那些将它连根铲断并烧成了灰的人们，草也毫不保留地发挥着最后作用，让长在它骨灰上的庄稼更加茁壮生长。

当然，最让我难忘的“草景”，是曾经数次牧牛的“大姥里”。因土壤缘故，八九亩连片山洼，生长的全是

巴根草。上世纪80年代初，责任田刚到户那会，家乡人种田耕地积极性虽空前高涨，可没人到“大姥里”挖一锄，其目的是为耕牛留一座天然粮仓、给孩子留一处天然乐园。自然，这里也成了牧童的一方小天地，那些草上弥漫了我的童心、蕴藏了我的童趣乃至焦灼和不安。

其实，名曰“大姥里”的山丘颇似一把“大靠椅”，底部和“靠背”宛若人工开垦，生长着各种爬根草，两边“扶手”像被锯过似的整齐，除零星地点缀几丛灌木，生长的皆为茅草、蒿草等，一条从“靠椅”底部渗出的小溪经年流淌不息。初夏时节，“大姥里”空气格外清爽，“靠背”上零星的松树异常幽静、舒展，树叶全部由鹅黄色变成碧绿，阳光透过那些稀稀疏疏的针叶，在草坪上映出凌乱光斑；自然生长的灌木枝条被清风一抚，怕痒似地发出“吱吱”声响；一只只蝴蝶在草尖盘旋嬉戏，比翼齐飞；一群蜻蜓如飞机特技表演在空中滑翔俯冲；机灵的小鸟则在刚刚换上新装的灌木枝条蹦来跳去，比赛似的歌唱。左边“扶手”蜿蜒出来的幽静小路上，一阵轻轻的脚步声，都会打破清晨的宁静，正享受着美食的老牛抬起头“哞哞”叫了起来，灌木上小鸟、茅草尖上

的蝴蝶、巴根草上小昆虫等受惊吓似地飞奔起来……清脆的脚步声、爽朗的鸟鸣、潺潺的流水声、“哞哞”的牛叫声，合奏出优美和谐的天籁之声，令人陶醉！

“大姥里”牧牛，不仅可赏“草景”、听“草音”，还能“草上飞”。晴天下午，“大姥里”牧牛最舒心、最惬意，将大黑牯牛牵到目的地，随便往一块没阳光的草坪上一躺，凉风轻抚、白云翻滚，真可谓“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更多时候是几个牧童嬉闹玩耍，演八路、打鬼子、捉特务、捕蜻蜓、拔茅针，把欢笑与乐趣铺洒在“草景”中。当然，也有因躺草坪太舒服而入睡，老牛乘机溜之大吉，到天黑也未见踪影的情形出现。每当此时，焦灼、害怕便占满心间，多次因找牛急得跺脚甚至“哇哇”大哭，直到父母打着手电筒呼“牛回家了”，心才放下来……

离开山村后，当我不遗余力在城市打拼、踮脚追求幸福的“靠椅”时，总觉得童年牧牛“大姥里”时，或坐或躺在那把纯天然“靠椅”里最舒服，观山景、听鸟音、吃草芯，嬉闹或欢乐的童声此起彼伏，久久地回荡在耳畔，让我沉浸其中不愿早早醒来……

回味



桑葚

日月



滋味

西郊游玩，在一片杂树林中，一棵粗壮而高达十几米的参天桑树，格外显目。抬头仰望，只见枝繁叶茂的树杈上，挂满了密密麻麻的桑葚。有紫色的，有红色的，也有青色的；紫色为成熟果实，红色为尚未成熟，青色为幼果。我情不自禁地走到桑树下，离地面相近树梢上的呈紫色桑葚，早已被人“洗劫”一空。

就在这时，眼前突然一亮：居然发现还有几个树枝上挂有少许成熟的桑葚。这或许没被人发现，或许是被人遗漏，或许是才成熟变紫……我喜出望外，连忙踮起双脚，使劲往上够着挂果树枝，够了好几回，也是有劲无处使，硬是够不着，而望“果”兴叹……

“嗨！这十几米高的树，搁在50年前，要想爬上去，一点点不在话下，那也只是分分钟小菜一碟的事！”我站在树下边自言自语着，边想起孩童时采摘的情景。

曾记得上学时，学校附近的钢北，有座小山坡。山不大，也不高，占地面积只有二三百平方米，高度也仅有三四十米，故而称之为“小山坡”。那时放学经常喜欢到这儿玩耍，一到每年的五月天，山坡上有几棵桑树都会结些桑葚，我们这些孩童玩伴在山上爬高上低，玩累了，玩渴了，就会像孙悟空似地“唰唰——”三下五除二，动作十分敏捷利索地爬到桑树上，一边采摘桑葚，一边尽情地吃着这免费而纯天然的美味水果。每次采摘个个浑身上下被桑葚汁染得黑乎乎的，衣服被弄得脏兮兮。这还算好的，有时一不小心，脸蛋或手臂被树枝划得鲜血直淋，也全然不顾。

这就是孩童时的野性与顽皮。后来稍长大点，几个玩伴一到桑葚成熟季节，就扛着一根绑有铁勺子的竹杆，去小山坡边摘边吃。

那时桑葚可是一种十分稀罕的原生态天然水果。尤其是在合肥一带有句俗语，叫“前不栽桑，后不栽柳”，意思是说：“房前不栽桑树，屋后不栽柳树。”此话，虽无一点点科学道理，但却是合肥一带的习俗。故寻常人家基本上都不栽种桑树，桑树大多生长在荒岗野岭。孩童时，近点的野生桑树，就在钢北的小山坡上；远点的，却在合肥至裕溪

口沿途铁路线两侧的杂树丛中。

当时只觉得桑葚吃起来，酸甜酸甜，十分爽口，特别好吃，并不知晓其富含大量的维生素C、花青素、类黄酮，以及钾、钙、镁、铁等多种矿物质，既可以生津止渴，又可以提高人的免疫力，还可以预防一些疾病。这些年也常常在果品店，或水果摊，或中药房买过一些桑葚。吃法也呈现出多样性，有直接食用，还有成品的桑葚茶、桑葚干、桑葚酱、桑葚膏、桑葚酒……据说市面上这些桑葚，要么产地海南，要么人工种植，买来一品尝，都从未找到过孩童时边摘边吃那种独具风味的口感。

现在这野生桑葚，就在面前，却因树高，难以一饱口福。我试图跳了几下，也没够到树梢，也试图学着孩童时的样子，手脚并用，爬了几下，次次都以失败而告终……

这人呀！还真不能不服老；这好汉！还真不能再提当年勇……我是一个不轻言放弃的人，也是一个不服输的人。

我虽已是一个老胳膊老腿的人，但执着的精气神，却一点点没变！这点点困难，是难不倒的。我心里嘀咕着，又极力地寻找着攻克这一难关的对策。

就在这时，我猛然发现脚下恰好有根树枝，信手捡起，高高举起，并利用树枝上的杈枝，小心翼翼地挂到桑梢上，轻轻往下一拉，结有果实的桑梢，便在眼前，举手采摘。没一会功夫，就摘了十几颗饱满而成熟的桑葚。我用带着的一瓶矿泉水，清洗几遍刚采摘的新鲜桑葚，往嘴里一塞……边津津有味地品尝着，边回味着这久违的味道：“甜丝丝的，而且还有那么一点点酸溜溜的，真可口！”

心里美滋滋的，这孩童时的经历，孩童时的感觉，孩童时的野性，孩童时的味道，又找到了！

菱蒿

曾宇博

立春过后，在料峭的寒风中隐隐感到有一丝春意，在萌动。春天在哪？春在溪头荠菜花。春天在哪？菱蒿满地芦芽短。一碟清炒菱蒿，让我品尝到了春天的味道。

上中学时，老师在给我们讲苏轼的那首题画诗《惠崇春江晚景》时，反复向我们渲染诗人是如何将那幅本来是静止不动的画面描绘得栩栩如生的。“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我们也跟着老师的描摹，在那里摇头晃脑地读着。殊不知，最后两句更有韵味，也更符合大苏的性情。“菱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苏东坡看到这幅画，首先想到的可能不是那美丽的春景，而是春天来了，鲜嫩的菱蒿和鲜美的河豚都要上市了，可以大饱口福了。

汪曾祺在散文《宋朝人的吃喝》中说：“苏东坡是个有名的馋人，但他爱吃的好像只是猪肉。他称赞‘黄州好猪肉’，但还是‘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像东坡居士这样对吃情有独钟的人，看到春天首先想到的不是春天的画面与色彩而是春天的味道也就不足为怪了。看着清脆的菱蒿，在油的浸润下更愈发显得清亮，用竹筷轻挑，放入口中，细细咀嚼，在纤维中蕴藏着一股青草的气息，还有一股水沼仙气的灵动蕴藏其间。

《诗经·国风·周南·汉广》有这样的诗句：“翘翘错薪，言刈其萎。”《诗经》中的“国风”都是一首首动情的恋歌。而“言刈其萎”，正是借采割菱蒿来抒发自己无尽的思绪。那含蓄隐微的情思，就藏在这青青菱蒿里，《诗经》中的男子也是如此的含蓄婉约，真是温柔敦厚，主文谲谏的典范。这让我想起了唐人钱珣的一首小诗《未展芭蕉》：“冷烛无烟绿蜡干，芳心犹卷怯春寒。一缄书札藏何事？会被东风暗拆看。”看似写芭蕉，又不是写芭蕉。又如苏轼所云：“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看似写杨花，又不是写杨花。此中滋味，耐人寻味。

曾经读鲁迅小说《孔乙己》时，对他前面的那段对“咸亨酒店”的介绍颇感兴趣：“倘肯多花一文，便可以买一碟盐煮笋，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了，如果出到十几文，那就能买一样荤菜。”我读到这儿，总会联想，要是在夕阳余晖下，筛一碗黄酒，就着茴香豆、莼菜，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鲁迅在《朝花夕拾·小引》中说：“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读到这儿，我就明白了西晋的张季鹰为何要回去了，他并不一定有先见之明，预料即将有大祸，他不一定想到的是回乡避祸。或许正是故乡的山肴野馐唤起了他思乡的情绪，让他不得不归来。